

SHI JIE KE HUAN ZUO PIN  
JING XUAN WEN KU

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 
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

下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(李丽琼 邵芳 编译)

# 安德的游戏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——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——

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

# 安德的游戏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
李丽琼 主编

(下)

——人民日报出版社——



## 第十章 飞龙战队

“现在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您必须下命令才行，格拉夫上校，部队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‘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’就往前冲的。”

“我不是指挥官，我是教小孩子的老师。”

“上校，长官，我承认我干扰过您，我承认前一段时间我给您添了麻烦。但您的方法奏效了，事情发展正如您所料。最近几个星期里，安德一直很，很……”

“快乐。”

“很满足。他做得很好，思维敏锐，指挥出色。虽然他的年纪还小，但我们从来没见过比他更适合担任战队长的人。通常他们要到十一岁才能成为战队长，但他在九岁零六个月就出类拔萃了。”

“是的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在想，治愈一个孩子受伤的心灵，仅仅是为了将他投入战斗，做出这种事的人算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小小的良心发现。请别介意，我很累了。”

“我们是在拯救世界，记得吗？”

“传他进来。”

“我们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，格拉夫上校。”

“得了吧，安德森，你是巴不得想早点看到他怎么对付我让你搞出来的那些对抗战。”

“您这么说可太——”

“我本来就是那个卑鄙家伙。还是承认吧，少校，我们俩都是



## 安德的游戏

坏蛋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想看看他下面的表现。毕竟，只有他表现出色，我们大家才能保全性命，不是吗？”

“恳请您不要使用孩子们形容你的粗言秽语责骂自己。”

“传他进来，少校。我会把士兵花名册转储进他的档案，让他自己建立自己的电脑安全系统。知道吗，我们正在对他做的也不全是坏事。他又能拥有自己的隐私了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处于孤独无援的状态吧——”

“手握权力的人都是孤独的。去传他吧。”

“遵命，长官，我十五分钟后带他进来。”

“再见。我希望你有时间享受乐趣，安德，这可能是你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了。欢迎你，小男孩，你亲爱的格拉夫大叔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”

他们把带他来的那一刻，安德就明白了发生的是什么事。人人知道他很早就会当上战队长。也许早不到这个地步，但他已经在战绩排行榜上连续三年名列第一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分数能够接近他。而且他在晚上的训练已经成为学校里最有声望的训练课程。有人甚至想知道为什么教官要等这么久才晋升他。

他想知道他们会把哪支战队交给他。有三名战队长快毕业了，包括佩查，但他们不可能把凤凰战队交给他。没有人能够成功指挥自己从中提拔起来的战队。

安德森首先把他带到他的新宿舍。这样一来就全明白了——只有战队长才有自己的私人宿舍。接着他又让他试了新的制服和急冻训练服。他看着制服上的名牌，发现了自己战队的名字。

“飞龙”。制服上标着这两个字。但这里没有飞龙战队呀。

“我从来没听说过飞龙战队。”安德说。

“那是因为飞龙战队已经有四年没有组建了。我们没有沿用这个名字，这里流传着一种与它有关的迷信。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飞龙战队在比赛中拿过冠军，连第三名都没得过。它成了一个笑柄。”



“嗯，那为什么你们现在又要重新组建这支战队？”

“我们还有大量剩余的制服要用出去。”

格拉夫坐在他的办公桌旁，模样比安德上次见他时更胖、更疲劳。他把钩子递给安德，它是个小盒子，有了它，训练时战队长就能在战斗室中自由移动。过去在夜间训练课程中，安德多次希望自己能有一支钩子，这样想去什么地方就不至于只能在墙上反弹了。现在，他已经做到了不需要钩子也能非常灵活地自由移动，偏偏这时他却得到了它。安德森向他指出，“钩子只在正常训练课程里才能启动。”但安德早就计划好要安排额外的训练，这意味着这支钩子只有部分时间才用得上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战队长从来不安排额外训练。他们依赖钩子，而它却不能用在额外训练时间。有的人更是把钩子当作权杖，当作凌驾于其他队员之上的权力，就更不愿意训练时没有它。这就是我优于我的某些敌人的地方，安德想。

格拉夫的官样欢迎聆听上去挺烦人的，而且太做作。只有在结束时，他才开始听到让人感兴趣的话，“我们为飞龙战队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安排。我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我们提前晋升了一批刚刚入伍的学员，同时延缓了一些年长学员的毕业，将他们混编成一支全新的战队。我想你的部下的素质会让你感到满意。我希望你满意，因为我们不允许你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换走。”

“不准交换？”安德问。战队长通常都用一种方法来弥补队伍的弱点，就是交换队员。

“一个都不准。你看，你领导你的额外训练课程已经有三年了，你拥有一批追随者。很多优秀的士兵会故意给他们的战队长捣乱，希望能被换到你的战队里。这很不公平。我们已经给了你一支有竞争力的队伍，我们不希望你取得不公平的优势。”

“如果我得到一个怎么都合不来的队员怎么办？”

“让他变得合得来。”格拉夫闭上眼睛。安德森站了起来，会见结束了。



## 安德的游戏

分配给飞龙战队的颜色代码是“灰色、橙色、灰色”。安德换上了他的新制服，沿着指示灯来到自己新战队的宿舍。大家都已经等在那里，在门口处挤成一团。安德当即行使权力，“床位按年龄和入伍先后安排，老兵睡在房间里头，新兵睡在前面！”

这种安排与通常情形刚好相反，这一点安德很清楚。他也知道自己不会像某些战队长那样，他们几乎很少看到新兵，因为他们总是睡在房间里头。

士兵们按照入伍的先后顺序安顿下来，安德沿着房间过道巡视。他的战队几乎有三十名新兵，是直接从各新兵队抽调上来的，连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。有些人甚至比平均年龄还小——最靠近门口的那个队员个头简直小得可怜。安德想起自己刚到火蜥蜴战队时邦佐·马利德是怎么看他的，可是当时邦佐要应付的仅仅只有一个小于平均年龄的队员。

老兵中没有一个参加过安德的夜间训练课程，也没有一个当过战斗小组长。实际上，他们的年龄没有一个比安德更大，这意味着，连他队伍里的老兵也只有最多不过十八个月的战斗经验。有些人他甚至不认识，可见平时之不起眼。

他们认识安德，这是当然的，因为他是学校中最出名的学员。而有的队员，安德可以看出来，对他满怀嫉恨。至少他们还是给我办了一件好事——队员中没有一个年龄比我大。

士兵们都找好床位后，安德立即命令他们穿上急冻服参加训练。“晨训安排，吃完早餐后立即训练。学校的安排是早餐和训练当中有一小时自由活动时间。这个，等我看完你们的表现再说。”三分钟后，虽然很多人仍未着装完毕，他还是命令他们离开宿舍。

“可我还光着身子！”有个队员叫道。

“下次快点。在我发出命令后三分钟，你们必须离开宿舍——这是这个星期的规定。下个星期改为两分钟。快点！”很快，一个笑话在学校其他战队里传开了，说飞龙战队笨得连衣服都不



会穿。

五个队员完全赤裸，只好抓着急冻服跑出走廊。只有很少几个人着装整齐。通过敞开的教室门口时，里面的学员看得捧腹大笑。被笑的人都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

安德命令大家在通向战斗室的走廊里来回快跑，等着那几个光着身子的队员穿好衣服，士兵们身上都微微渗出汗珠。他把他们领到上方大门口，这扇门开在战斗室中部，与真实比赛中要攻破的大门一样。他让手下向上跃起，利用天花板上的扶手荡进房间。“在远处那堵墙集合，”他说，“把自己当作正在冲向敌人大门。”

一次四人跃进大门，队员们的实际能力暴露无遗。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怎么设定一条直抵目标的路线，而到达对墙时，新兵们甚至不会控制反弹，更别说稳住身体了。

最后一个冲出来的是个很小的孩子，明显低于平均年龄。根本别想碰到天花板的扶手。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使用侧壁的扶手。”安德说。

“去你妈的。”小男孩说。他猛地一个飞跃，但只有一根指尖触到了天花板的扶手，身体于是在完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穿进大门，立刻大转特转起来。安德真不知应该作何感想：是该对他拒绝照顾感到欣慰好呢，还是该对他桀骜不驯的顽劣态度感到生气。

最后，他们终于都在墙边集合在一起，安德留意到了他们的站立姿势：一律头上脚下，毫无例外。于是安德故意来了个头下脚上，把大家当作地板的方向当天花板，倒立悬浮着，“为什么头下脚上拿大顶，士兵？”他喝问道。

几个队员开始倒过身来。

“立正！”大家站住不动了。“我在问你们为什么头下脚上拿大顶！”

没有人回答。队员们不知道他要大家怎么回答。



## 安德的游戏

“我是说为什么你们每个人的脚伸向空中，而头却冲着地板！”

最后终于有人答道，“长官，我们进来时就是这个方向。”

“进来时的样子很重要吗？！走廊里的重力方向很重要吗？！这里有一丝一毫的重力吗？！”

没有，长官。没有，长官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进入那扇门之前，给我忘掉重力。重力已经不在，消失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管进门前的重力如何，记住——把敌方大门看作下。你们的脚要朝向敌人的大门。向上才是你自己的大门。北面是那边，南面是那边，东面是那边，西面是——哪边？”

他们一起指着西面。

“我早知道你们只有这点本事。只懂排除法。之所以懂排除法，只因为你们会在厕所排除大便。简直是个马戏班子！你们这就叫列队吗？这就叫飞行吗？全体听我命令，蹬墙发力，在天花板集合！快！走！”

不出安德所料，大部分人本能地弹了出去，不是冲向大门处的那堵墙，而是弹向刚才安德称为北面的墙。在走廊里时，这个方向是他们的上方。当然，他们很快便意识到了错误，但已经太迟了——他们只能等到达北面的那堵墙后才能再次反弹来改变方向。

安德暗暗地将他们分成学得快和学得慢的两类。最后进门那个小个子第一个到达了正确的那堵墙，并且灵活地止住身体。他们应该向他学习，他做得很好。而同时，他也是个骄傲和叛逆的家伙，可能还会对安德心怀怨恨，因为他是那群被迫光着身子穿过走廊的队员中的一个。

“你！”安德指着小个子说，“哪里是下方？”

“敌人大门的方向。”回答很迅速，而且很不耐烦，好像在说：得了吧，得了吧，只管接着说要紧事好了。





“姓名，小家伙。”

“我是个士兵，名叫豆子，长官。”

“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个头儿像豆子还是脑子只有豆子大？”其他队员一阵哄笑。“好吧，豆子，你学得不错。现在好好听着，这很重要：战斗中凡是进入大门的人都有很大可能被敌人击中。以前在你移动之前，你还有十到二十秒的时间作好准备。现在不同了。如果你没有先于敌人冲进房间，敌人进来了，你还在门口。如果这时你被冻住，会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不能移动。”其中一个队员说。

“还用你说。”安德说，“但你会怎么样？”

这次回答的是豆子，一点儿也没被吓住，回答得有条有理：“会沿着当初的方向以当初的速度继续前进。”

“正确。你们，后面的那五个，行动！”

那几个学员吃惊地互相看着发呆，安德将他们全部冻住。“下面五个，行动！”拒绝照顾感到欣慰好呢，还是该对他桀骜不驯的顽劣态度感到生气。

最后，他们终于都在墙边集合在一起，安德留意到了他们的站立姿势：一律头上脚下，毫无例外。于是安德故意来了个头下脚上，把大家当作地板的方向当天花板，倒立悬浮着，“为什么头下脚上拿大顶，士兵？”他喝问道。

几个队员开始倒过身来。

“立正！”大家站住不动了。“我在问你们为什么头下脚上拿大顶！”

没有人回答。队员们不知道他要大家怎么回答。

“我是说为什么你们每个人的脚伸向空中，而头却冲着地板！”

最后终于有人答道，“长官，我们进来时就是这个方向。”

“进来时的样子很重要吗？！走廊里的重力方向很重要吗？！这里有一丝一毫的重力吗？！”



## 安德的游戏

没有，长官。没有，长官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进入那扇门之前，给我忘掉重力。重力已经不在，消失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管进门前的重力如何，记住——把敌方大门看作下。你们的脚要朝向敌人的大门。向上才是你自己的大门。北面是那边，南面是那边，东面是那边，西面是——哪边？”

他们一起指着西面。

“我早知道你们只有这点本事。只懂排除法。之所以懂排除法，只因为你们会在厕所排除大便。简直是个马戏班子！你们这就叫列队吗？这就叫飞行吗？全体听我命令，蹬墙发力，在天花板集合！快！走！”

不出安德所料，大部分人本能地弹了出去，不是冲向大门处的那堵墙，而是弹向刚才安德称为北面的墙。在走廊里时，这个方向是他们的上方。当然，他们很快便意识到了错误，但已经太迟了——他们只能等到达北面的那堵墙后才能再次反弹来改变方向。

安德暗暗地将他们分成学得快和学得慢的两类。最后进门那个小个子第一个到达了正确的那堵墙，并且灵活地止住身体。他们应该向他学习，他做得很好。而同时，他也是个骄傲和叛逆的家伙，可能还会对安德心怀怨恨，因为他是那群被迫光着身子穿过走廊的队员中的一个。

“你！”安德指着小个子说，“哪里是下方？”

“敌人大门的方向。”回答很迅速，而且很不耐烦，好像在说：得了吧，得了吧，只管接着说要紧事好了。

“姓名，小家伙。”

“我是个士兵，名叫豆子，长官。”

“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个头儿像豆子还是脑子只有豆子大？”其他队员一阵哄笑。“好吧，豆子，你学得不错。现在好好听着，这很重要：战斗中凡是进入大门的人都有很大可能被敌人击中。



以前在你移动之前，你还有十到二十秒的时间作好准备。现在不同了。如果你没有先于敌人冲进房间，敌人进来了，你还在门口。如果这时你被冻住，会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不能移动。”其中一个队员说。

“还用你说。”安德说，“但你会怎么样？”

这次回答的是豆子，一点儿也没被吓住，回答得有条有理：“会沿着当初的方向以当初的速度继续前进。”

“正确。你们，后面的那五个，行动！”

那几个学员吃惊地互相看着发呆，安德将他们全部冻住。“下面五个，行动！”

他们动起来，安德同样冻住他们。但他们继续保持着运动状态，朝着墙壁飘去。最先的五个队员只能在大队附近无助地飘荡着。

“看看这几个所谓的士兵，”安德说，“指挥员命令他们行动，却慢慢吞吞。好好看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。他们不仅仅是被冻住，他们被冻在了这个地方，挡住了大家的去路。而另五个队员听到命令立即行动，他们被冻住的地点就在下方，塞住了敌人的路径，挡住了敌人的视线。我想你们当中明白其中道理的不会超过五个人，毫无疑问豆子是其中的一个，对吗，豆子？”

他起初没有回答。安德瞪着他，直到他回答说，“是，长官。”

“其中的道理是什么？”

“接到行动命令时应当立即行动，这样如果你被冻住，你会弹开，而不会挡住自己队友的行动。”

“非常好，至少我还有一个士兵能够明白怎么回事。”安德可以看到其他的队员的怨恨正在增长，他们变换着重心，互相交换着眼神，却不朝豆子看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做？让一个孩子成为众矢之的，这跟做好战队长的工作有什么相干？他们从前就是这样对我的，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这样？安德很想收回刚才对豆子说的



## 安德的游戏

话，想告诉其他队员，这个小家伙比任何人更需要他们的帮助和友谊。但是当然，安德不能这么做，至少在第一天不能这么做。在第一天里，甚至是他的错误也必须被掩饰成他天才的计划的一部分。

安德用钩子将身体移近墙壁，把一个孩子拉出来。“身体挺直。”他在半空中转动那个孩子的身体，让他的脚对着其他人。那孩子的身体还在继续转动时，安德冻住他。其他学员大笑起来，“你能射中他身体的哪些部分？”安德问一个正好位于被冰冻学员脚下的男孩。

“多半只能打中他的双脚。”

安德又问旁边的男孩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能看见他的躯干。”

“你？”

那个在下面稍远处的学员回答说，“整个人。”

“脚不是很大，提供不了多大保护。”安德推开那个冰冻的士兵。然后在他下面蜷起双腿，就像跪在半空中一样，他朝自己的腿部开了一枪。急冻服的裤腿立刻变硬，让他的双腿一直保持刚才那个姿势。

安德一扭身，以跪姿悬浮在队员们上方。

“你们看到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躯干可见部分小多了，大家回答。

安德从两腿伸出枪来，“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”他向正在自己下方的队员开火了。“挡住我！”他喝道，“开枪，冻住我！”

他冰冻超过三分之一的队员后，他们这才醒悟过来，开始向他射击。安德拇指一拨他的钩子，解冻了自己和其他队员。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？”

“下方！”

“我们的攻击姿势是什么？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但豆子用行动代替回答，他从墙上跃起，双



腿盘曲，笔直地朝着对面墙壁飞去，飞行过程中不停地从双腿间射击。

安德一时想喝住他，想教训教训他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制止住了这种不太体面的冲动。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小男孩这么生气？“只有豆子一个人知道怎么做吗？”安德吼道。

整个战队立即冲向对面的墙壁，在半空中保持跪姿，从两腿之间射击，用尽全力大声吼叫着。或许会有有一天，安德想，我会采取这种战术——四十个狂吼的男孩猛冲过去，把敌人吓个魂飞魄散。

全体队员都到达另一边时，安德让他们攻击他，一起上。行啊，安德想，做得不赖。他们给了我一支未经训练的队伍，老兵也不出色，但至少他们不是不开窍的傻瓜，我可以和他们一起战斗。

大家再次集合到一起，高兴地互相说笑着。安德开始教授真正的要点。他让他们保持跪姿，冻住自己的双腿。“现在告诉我，战斗中腿脚有什么用处？”

没什么用处，几个孩子回答说。

“豆子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推墙飞出去，用腿和脚最方便。”

“正确。”

其他孩子嘟哝起来，说离开墙壁是移动方式，不能算战斗。

“没有移动，哪儿来的战斗。”安德说。孩子们安静了，也更恨豆子了。“可是现在，你们的脚像这样被冻住了，能推墙反弹出去吗？”

没有人敢回答，他们都怕答错。“豆子？”

“我没试过，但如果面对墙壁，弓起腰——”

“有对有错，看着我，我背向墙壁，腿被冻住。因为我现在是跪姿，我的双脚正对着墙壁。通常推墙弹出时，你必须朝下用力，这样你就会像一串豆子一样弹出去，对吗？”



## 安德的游戏

一片笑声。

“但现在我的腿被冻住了，我用同样的力度以臀部和大腿往下推，但现在这个动作会把我的肩膀和双脚向后拽，臀部向前运动，趁着这股力一个滚翻。注意看我的动作。”

安德让他的臀部向前移动，带动身体离开墙壁，转眼间，他调整了姿势，保持跪姿，腿朝下方，朝对面那堵墙冲了过去。他用膝盖着陆，背部贴在墙上，然后折起身子弹向另一个方向。“向我射击！”安德大喊道。从平行方向经过远处那群队员时，他旋转身体，使他们无法将射线束稳定地指向他。

他解冻战斗服，用钩子回到队员们跟前。“这就是今天头半小时里我们要做的事。锻炼你以前没有留意过的肌肉。学着把脚部当作挡箭牌，控制身体的移动，这样你就可以像我这样旋转。旋转在距目标很近的地方没什么用处，但在远处，对方很难在你旋转时打伤你，因为距离较远时，对方必须持续瞄准一个地点才能使射线击中目标。如果你在旋转的话，他们无法击中同一个地方。现在把自己冻住，开始练习！”

“你不分配各人的移动路线吗？”一个队员问。

“我不会替你们设好移动路线，我希望你们互相冲撞，并学会怎么应付这种情况。除了进行战术队形训练，我会有意让你们互相撞击。开始行动！”

行动这个词一说出，大家立刻冲了出去。

训练完后，安德最后一个走出门口，因为他得留下来帮学得慢的队员开小灶。他们原来的教官都不错，但许多学员毕竟刚从新兵队出来，毫无经验，同一时间做两三件事情便不知如何是好。练习屈起冻住的双腿时还行，也能在空中灵活移动，但要他们弹向一个方向，朝另一个方向射击，旋转两周，在墙壁之间来回反弹，再朝着正确的方向射击——这就超出他们的极限了。操练、操练、再操练，目前安德拿他们只能派上这个用场。战术和队形很重要，但如果队员不知道如何在战斗中控制自己，再怎么



重要的战术和队形都毫无意义。

他现在必须让他的战队作好准备。他当战队长本来就太早，教官又改了规则，不让他交换队员，一个第一流的老兵都不给他。通常情况下会给你三个月时间训练部队，之后再参加战斗比赛。现在还会不会有这么长时间，他没有把握。

至少在晚上，他有阿莱和沈帮他训练新兵。

来到通向战斗室的走廊上，安德发现小豆子站在面前。豆子看上去很生气。安德现在可不想有什么麻烦事。

“你好，豆子。”

“你好，安德。”

两人都没再说话。

“应该称呼长官。”安德轻声说。

“我知道你在干什么，安德，长官，我警告你。”

“警告我？”

“我能成为你手下最出色的士兵，但别对我耍花样。”

“否则？”

“否则我会成为最让你头痛的士兵。”

“那你想要什么，爱？再加几个吻？”安德开始冒火了。

豆子的样子一点也不害怕，“我想要一个战斗小组。”

安德走到他面前，他个子比豆子高得多，从上向下瞪着他的眼睛，“凭什么你该指挥一个战斗小组？”

“我懂怎么指挥它。”

“知道怎么指挥很容易。”安德说，“难的是让他们听你的指挥。其他队员凭什么要听你这个笨蛋的？”

“他们以前也是这么叫你的，我听说过。邦佐·马利德现在仍然这样叫你。”

“我在问你问题，士兵。”

“我会赢得他们的尊重，只要你不阻挠我。”

安德咧着嘴笑了，“我是在帮你呀。”



## 安德的游戏

“帮你个大头鬼。”豆子说。

“没有人会注意你这么个小孩子，大家只会觉得你可怜。但今天我让他们都注意到了你，他们会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。现在，你想获得他们尊重，惟一途径就是表现得完美无缺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我还没有机会好好学习，别人就开始评价我了？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，大家对他可真不公平呀。”安德轻轻地把豆子向后推去，直到挨着墙壁。“我告诉你怎么才能得到一个战斗小组。向我证明你是个好士兵，向我证明你知道怎么使用其他士兵，再证明给我看，在战斗中有人愿意追随你。这以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战斗小组。但在此之前，少给我怨天尤人。”

豆子笑了，“很公道。只要你说话算话，我会在一个月内成为小组长。”安德放开了他，走了出去。回到宿舍后，他躺在床上，身子微微发抖。我在做什么？这还是我第一次指挥训练，可我已经像马利德还有彼得一样欺凌弱小。肆意耍弄别人，挑选一个可怜的小家伙让其他人有个共同的憎恨目标。真是令人作呕。我正在做自己以前最恨战队长的事。

难道这是人性的定律吗？你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你的第一个战队长那样的人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会立即辞职。

他反复想着自己第一次带兵训练时的所作所为。为什么他不能像在晚间训练课程时那样说话呢？没有人是权威，只有做得好坏之分。从来不发号施令，只是提出建议。但这行不通，正式带兵训练时不能这样。参加他的非正式训练的学员并不需要学会互相配合，也不需要形成集体荣誉感，不需要学习怎么在战斗中互相依赖、互相信任。还有，他们也不需要当即对命令作出响应。再说，这样做也可能使他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可以变得像大鼻子罗斯一样懒散，不负责任。不管怎么做，他可能都犯愚蠢的错误。他必须要严明纪律，这意味着士兵必须迅速、无条件地服从。他必须拥有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队伍，这意





意味着不断操练他的士兵，在他们以为自己掌握技巧之后还必须长期训练，直到这些技能成为他们的本能。

还有对待豆子的问题上，他又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要针对这个最小、最弱而且可能是最聪明的小男孩呢？为什么他要像那些他最瞧不起的战队长对待他那样对待豆子呢？

接着，安德想起来了。他的待遇并非始自战队长，早在罗斯和邦佐用轻蔑的态度对待他之前，他在新兵队里已经被孤立了。而且，也不是伯纳德起的头，是格拉夫。

做这些事的是教官，他们是有意为之。安德现在明白了，这是一种策略。格拉夫故意把他和其他孩子分隔开来，让他无法和他们亲近。现在他逐渐猜出了教官们背后的动机。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使其余队员更加团结——实际上，这种做法分裂了部队。格拉夫之所以孤立安德，目的是想激起他的斗志，要让他证明他不仅仅是个合格的士兵，而且能做得比所有的人都出色，这是他能赢得尊重和友谊的惟一方法。这种策略使他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士兵，比用其他方法迫使他成长更加有效。但同时也让他变得孤独、害怕、充满愤怒和不信任感，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特性，他才成为一名杰出的士兵。

这就是我在对你做的事，豆子，我在伤害你，但这会让你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。我磨砺你的头脑，迫使你更加努力，让你处于各种不安定的环境，你永远不能确定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事，因此你必须随时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，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赢得胜利。同时，我也给你带来痛苦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你交给我，豆子。这样你会成为像我一样的人，你会像我一样成长。

而我——我长大后会成为和格拉夫一样的人吗？肥胖，阴郁，而且无情，操纵着小孩子的命运，让他们成为生产线上下来的最完美的产品，成为将军、海军上将，有能力领导部队保卫家园。你的快乐是操纵木偶的傀儡戏大师的快乐。只有在有了一名